

何以家为

记洛南县石油公司经理王学忠

杨乾坤 康铁岭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了千古佳话；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又激励着多少后代的人们！

公而忘家者，古人、名人有典型，今人，凡人的王学忠又怎么样呢？

从单位到他家，骑自行车四分钟即可，然而他每星期仅沾家两三次。

非是妻不贤，父不慈，子不肖，家庭无温馨，也非他不眷恋亲人，无儿女情长，他实在太忙了。

县石油公司



司经理的任职，使得他无暇他顾。

五年前，当他奉命调来县石油公司时，那里是何等的颓败景象：荒草滩，烂泥坑，三排平房一条路，职工二十人，受过处分者便占五名。如今呢，高楼平地起，满目清丽满目新。他的单位连续三年被评为省级优秀油库，今年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他也荣膺省地县先进工作者，省级端正党风先进个人称号。

称号来之不易，然而终于来了，这当然有他的智慧和果敢的精神，更有运筹帷幄的大智在。但这种令人羡慕的智勇，在家庭问题上却愚弱得很。

六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本当他负起生活重压，可他顺势“走为上”，那重压不偏不斜，将他的妻子压了个正着。父亲七老八十的，他倒底尽了多少心？妻子身体不好，他究竟给了多少温存？孩子们因不常见他的面，竟隔生了，并直言不讳地埋怨爸爸不管他们，对爸爸常不回家很反感。平素，家里有他和没他一样，大年初一初二夜，阖家团圆少一人。少谁？少他，他在单位值班，妻子不高兴，他反倒笑吟吟：“油库总得有人。”



光（木刻）

洪涛

默认了。熟识人见到他的孩子待业，很是诧异：“你爸爸当经理，怎么也能为你安排个工作。”可孩子还是待业。

谁无舐犊之情，谁无怜妻之意，谁无敬老之责，谁无持家之理。可这些人爱怜之情意责理，在他的人生天平上，能占几多重量，非惟如此，就是对创造价值的自身价值，他又是如何个“珍惜”法？

去年夏日，上面通知他去榆林开会，当时他病得厉害，又发高烧又吐血，但他二话没说，硬挺着前去，颠簸了一千六百里，终于按时到达。开会十多天时间，他顾不得看病，返回途中，时值大雨，并听天气预报说，这是全省范围内的大雨，他又坐不住了。行至绥德，车辆又是行路难，他一心惦记着洛南油库，便连夜给家里打电话，直到听说油库平安无事，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打了针。第二天下午五时，他刚回到公司，就有人告诉他，家里人放心不下，年迈苍苍的老父亲已数次打问消息。自己不能照顾家里，还要家里人关照自己，他的面部掠过了别人不易察觉的复杂表情，但瞬间又恢复了平静。他央求同志们向他的家属保密，又立即抽身去县商业局参加竞赛会议，直到第三天晚上，他才步履蹒跚地回了家。

一看到丈夫的满脸病容，妻子百感交集：“家里的老人你不管，孩子你不管，连你自己也不管，你将公家的事认得真，好，你就把他们带走。”妻子抽泣着。他理解她，便以负疚的心情好言安慰。正说话间，弟媳从外地来，一见此情此景，也大为感慨：“哥，你当劳模就不要命了！”

正因王学忠不要命地干，成了省商业系统的劳模，单位也声名大振。他从省上开会归来，同志们将大红对联贴在他办公室门上：深化改革荣获光荣称号，创新务实再夺来日新功。祝贺，鼓励，鞭炮声，掌声，办公室门前煞是热闹。可这热闹，和他家中的冷清，又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他对自己家无暇一顾，对自己的亲人无暇一顾，可对别人呢？

全公司四十六名职工，他都亲自登门拜访，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就有四十一户，凡职工及其家属有病，或有了什么事情，他总是尽心安排或亲自探望；职工生活中某些必需品，他都叫公司给统一购买；职工的婚嫁喜事，他总要亲自操持；尽力给职工子女联系上学和工作，搬下了自己的孩子……

这些，职工们看在眼里，也是心疼，为了增强经理的家庭气氛，他们也真会别出心裁，今年春，洛南石油公司荣获省级文明单位后，职工们特意将三串鞭炮送到了王学忠家。大伙儿说，你被评为省级先进，是光荣，咱公司被命名为省级先进，也是光荣，光荣光荣，咱们都光荣。

妻子看了学忠一眼，无限温存：“你要将公家的事看重，家里有我哩，甭操心。”

杂感

李宏志

记得病时与友人闲聊，他说：当你感到身体某个部位的存在时，它便是有了毛病。细细琢磨，此话讲得极有道理，不是吗，平日里，手脚儿好好的，你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它的，尽管它整日都在你的眼前。而一旦手或是脚有了伤，你这才感到少了什么，才想起平时怎么就不知爱惜它。

人往往是到了中年，才去认真地审视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总是到了这个阶段，人的意志最容易出毛病，或是因了家庭、子女问题，或由于工作、身体状况等等的不佳，意志就常常消磨了，开始去寻找自己的归宿。这实在是一个悲剧。看来，真正懂得爱惜人生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越是懂得早就是越幸福。

一文友在南方的书法大赛中获金奖，忙去祝贺。极想看看那幅获奖的佳作，他急切地谢绝。又风趣地说：“我要过河拆桥，特别是在艺术上，不能过河拆桥便破不了自己。”

又谈起艺术之门。他说那门既厚又薄，全在一个悟性。

小巷故事

郭义明

古镇一隅，有条小巷，茅屋草舍，小楼洋房，也排得齐整。虽清一色国人，但阔肚短褂，大车小轿，各色眼镜涌进流出，也传出不少故事——

不会笑了

H君三年前掏一百三十元外加一个招工指标买下三民巷中段一院三间破草房和一个茅坑，盖了不起眼的两层低档次的矮楼。房内装饰却考究，吸顶灯、地毯、电子调光、组合式壁柜墙面、彩电、冰箱、音响。这些又是最高档的了。H君为人谦和，面带笑容，自然不失某长身份，话前语后总带着呵呵声，一年四季中山装，

要送上一份礼物，但绝不去吃喝。逢年过节，隔三差五，海外小玩艺，国内土特产，法国香水到土豆花生，邻里常沾着点他的光。巷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喜欢他笑盈盈的脸，笑盈盈的话，没人见他脸子难看。近日同院山婆愈见天阴：H君不会笑了。于是试探着问：他伯，不舒服了？“没……呵……”对方嘴角动了几下，努力地挑了挑眉毛，挤了挤眼角，最终还是没有把肿胀的肌肉推上去。人们说这与报上提到的“清廉”气候有关。怕是“感冒”了。

三进小巷

老石头随父母逃荒落脚三民巷。解放前拉洋车谋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解放后，当了一家纺织厂的保卫科长。入党校学习，文革前官至一把手，成为三民巷的骄傲。文革中臂上多了白布一块，特务两个黑字居中，后又拖儿带女下农村改造。离巷那天，有人看见，这位曾脖颈上钢丝绳挂车轮都没吭一声的车夫，两行泪水流到腮帮。当巷内大多居民忘却了这位车夫的时候，他官复原职，又人归故里了。不久，纺织厂一座厂级干部小洋楼竣工，鞭炮小轿车来接，老石头再别三民巷。离开时，家人兴高采烈，但老石头脸色阴沉沉的。几日前，这位车夫又搬回小巷，还散了烟糖，跟巷内钉鞋的老伙计说了掏心话，孩子都上班，老两口住那么大的空房子难受。

清香溢远 胡义明

原职，又人归故里了。不久，纺织厂一座厂级干部小洋楼竣工，鞭炮小轿车来接，老石头再别三民巷。离开时，家人兴高采烈，但老石头脸色阴沉沉的。几日前，这位车夫又搬回小巷，还散了烟糖，跟巷内钉鞋的老伙计说了掏心话，孩子都上班，老两口住那么大的空房子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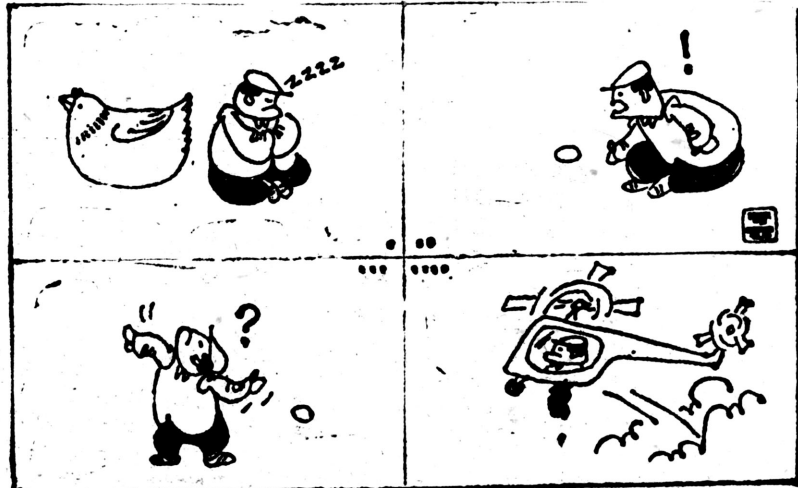
灭蝇

杨锁芳

仲夏某日。妻子劳作一天，上床正准备入睡，眼皮一掀，发现洁白的天花板上许多黑点，爬起来细细一看，全是亮黑亮黑的苍蝇。恼怒之际，抓起笤帚就打。时隔不久，室内又苍蝇飞舞，妻子原法炮制。哪知没过几天，苍蝇又卷土重来，而且阵势不减当初。

我亦奇怪，翻箱倒柜抬家具，竖眼横鼻四处寻。折腾了一顿饭的工夫，终于在立柜背后发现了一只死老鼠，已腐烂无形，尸臭无比。除之，苍蝇绝迹。

由此我想，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查“根”断“源”。灭蝇如此，“扫黄”更不例外。



找鸡

聂旭年